第十回 鲁翰林怜才择婿 蘧公孙富室招亲

话说娄家两位公子在船上，后面一只大官船赶来，叫拢了船，一个人上船来请。两公子认得是同乡鲁编修家里的管家，问道：“你老爷是几时来家的？”管家道：“告假回家，尚未曾到。”三公子道：“如今在那里？”管家道：“现在大船上，请二位老爷过去。”两公子走过船来，看见贴着“翰林院”的封条齐评：官体。编修公已是方巾便服，出来站在舱门口。编修原是太保的门生，当下见了，笑道：“我方才远远看见船头上站的是四世兄，我心里正疑惑你们怎得在这小船上齐评：官气。天二评：是鲁编修先望见，因其在船头上故也。不想三世兄也在这里，有趣的紧。请进舱里去！”让进舱内，彼此拜见过了坐下。三公子道：“京师拜别，不觉又是半载，世老先生因何告假回府？”鲁编修道：“老世兄，做穷翰林的人，只望着几回差事[[1]](#footnote-1)天二评：开口便俗。不中与蘧太守磨墨。现今肥美的差都被别人钻谋去了齐评：官腔。黄评：开口便俗。翰林而羡肥美差事，其人品可知。白白坐在京里，赔钱度日。况且弟年将五十，又无子息，只有一个小女，还不曾许字人家天二评：伏下。思量不如告假返舍，料理些家务，再作道理。二位世兄，为何驾着一只小船在河里？从人也不带一个，却做甚么事？”四公子道：“小弟总是闲着无事的人，因见天气晴暖，同家兄出来闲游，也没甚么事。”鲁编修道：“弟今早在那边镇上去看一个故人，他要留我一饭，我因匆匆要返舍，就苦辞了他，他却将一席酒肴送在我船上齐评：官习。今喜遇着二位世兄，正好把酒话旧。”因问从人道：“二号船可曾到？”船家答应道：“不曾到，还离得远哩。天二评：预先伏下陈和甫。鲁编修道：“这也罢了。”叫家人：“把二位老爷行李搬上大船来，那船叫他回去罢。”吩咐摆了酒席，斟上酒来同饮，说了些京师里各衙门的细话。鲁编修又问问故乡的年岁，又问近来可有几个有名望的人天二评：所谓有名望的人，何等人邪？。三公子因他问这一句话，就说出杨执中这一个天二评：认错了钮襟。可以算得极高的品行，就把这一张诗拿出来送与鲁编修看。鲁编修看罢，愁着黄评：所谓有名望，非谓诗也，焉得不皱眉。道：“老世兄，似你这等所为，怕不是自古及今的贤公子，就是信陵君、春申君，也不过如此。但这样的人，盗虚声者多，有实学者少齐评：官论。天二评：未尝不是。奈彼所谓实学者，只是时文八股，中举人、中进士耳。我老实说：他若果有学问，为甚么不中了去[[2]](#footnote-2)？只做这两句诗，当得甚么齐评：虽是官话，然别有感叹，其阅历颇深。就如老世兄这样屈尊好士，也算这位杨兄一生第一个好遭际了，两回躲着不敢见面，其中就可想而知天二评：所料亦近情，岂知非也。依愚见，这样人不必十分周旋他，也罢了。”两公子听了这话，默然不语；又吃了半日酒，讲了些闲话，已到城里，鲁编修定要送两位公子回家，然后自己回去。

两公子进了家门，看门的禀道：“蘧小少爷来了天二评：来得快。黄评：紧接蘧公孙，不可再缓。以后文须由公孙递到马二，乃书中正文也。在太太房里坐着哩。”两公子走进内堂，见蘧公孙在那里，三太太陪着。公孙见了表叔来，慌忙见礼，两公子扶住，邀到书房。蘧公孙呈上乃祖的书札并带了来的礼物，所刻的诗话，每位一本。两公子将此书略翻了几页，称赞道：“贤侄少年如此大才，我等俱要退避三舍矣。”蘧公孙道：“小子无知妄作，要求表叔指点。”两公子欢喜不已，当夜设席接风，留在书房歇息。次早起来，会过蘧公孙，就换了衣服，叫家人持帖，坐轿子去拜鲁编修。拜罢回家，即吩咐厨役备席，发帖请编修公，明日接风。走到书房内，向公孙笑着说道：“我们明日请一位客，劳贤侄陪一陪。”蘧公孙问是那一位。三公子道：“就是我这同乡鲁编修，也是先太保做会试总裁[[3]](#footnote-3)取中的。”四公子道：“究竟也是个俗气不过的人天二评：三公子不说，四公子说出，可见二娄浅深。却因我们和他世兄弟，又前日船上遇着就先扰他一席酒，所以明日邀他来坐坐黄评：然不中语。”说着，看门的人进来禀说：“绍兴姓牛的牛相公，叫做牛布衣天二评：预伏一牛布衣与陈和甫作对。在外候二位老爷。黄评：以前有伏笔，不嫌凑合。三公子道：“快请厅上坐。”蘧公孙道：“这牛布衣先生，可是曾在山东范学台幕中的？”三公子道：“正是，你怎得知？”蘧公孙道：“曾和先父同事，小侄所以知道。黄评：一笔便将前后联贯。四公子道：“我们倒忘了尊公是在那里的。”随即出去会了牛布衣，谈之良久，便同牛布衣走进书房。蘧公孙上前拜见，牛布衣说道：“适才会见令表叔，才知尊大人已谢宾客[[4]](#footnote-4)，使我不胜伤感。今幸见世兄如此英英玉立，可称嗣续有人，又要破涕为笑。”因问：“令祖老先生康健么？”蘧公孙答道：“托庇粗安。家祖每常也时时想念老伯。”牛布衣又说起：“范学台幕中查一个童生卷子，尊公说出何景明的一段话黄评：藉挽前文。真乃：‘谈言微中[[5]](#footnote-5)，名士风流。’”因将那一席话又述了一遍，两公子同蘧公孙都笑了齐评：这一席话却是有趣，不妨多述几遍。天二评：映带前文。三公子道：“牛先生，你我数十年故交，凡事忘形；今又喜得舍表侄得接大教，竟在此坐到晚去。”少顷，摆出酒席，四位樽酒论文。直吃到日暮，牛布衣告别，两公子问明寓处，送了出去。

次早，遣家人去邀请鲁编修，直到日中才来，头戴纱帽，身穿蟒衣[[6]](#footnote-6)，进了厅事，就要进去拜老师神主[[7]](#footnote-7)齐评：官派。两公子再三辞过，然后宽衣坐下，献茶。茶罢，蘧公孙出来拜见。三公子道：“这是舍表侄，南昌太守家姑丈之孙。”鲁编修道：“久慕久慕。”彼此谦让坐下，寒暄已毕，摆上两席酒来。鲁编修道：“老世兄，这个就不是了。你我世交，知己间何必做这些客套黄评：待俗人，不得不尔。依弟愚见，这厅事也太阔落，意欲借尊斋，只须一席酒，我四人促膝谈心，方才畅快。天二评：他也能说这爽快话，似是解人。两公子见这般说，竟不违命，当下让到书房里。鲁编修见瓶花垆几，位置得宜，不觉怡悦黄评：不知架上有时文否？。奉席坐了，公子吩咐一声叫“焚香”，只见一个头发齐眉的童子，在几上捧了一个古铜香炉出去，随即两个管家进来放下暖帘，就出去了。足有一个时辰，酒斟三巡，那两个管家又进来把暖帘卷上，但见书房两边墙壁上，板缝里，都喷出香气来，满座异香袭人黄评：此用贾似道事，然待俗人又不必尔。鲁编修觉飘飘有凌云之思。三公子向鲁编修道：“香必要如此烧，方不觉得有烟气齐评：俗人恐未必知之。”编修赞叹了一回，同蘧公孙谈及江西的事，问道：“令祖老先生南昌接任便是王讳惠的了？天二评：蘧公孙前有赠银一节，后有双红一节，而此时将为鲁编修婿，故于此一提，丝联络贯，百脉皆通。蘧公孙道：“正是。”鲁编修道：“这位王道尊却是了不得，而今朝廷捕获[[8]](#footnote-8)得他甚紧。”三公子道：“他是降了宁王的。”鲁编修道：“他是江西保荐第一能员，及期就是他先降顺了。”四公子道：“他这降，到底也不是。”鲁编修道：“古语道得好：‘无兵无粮，因甚不降？齐评：妙问妙答。天二评：此公节操可知。齐评：黄评：堂堂太史，好引证。只是各伪官也逃脱了许多，只有他领着南赣数郡一齐归降，所以朝廷尤把他罪状的狠[[9]](#footnote-9)，悬赏捕拿。”公孙听了这话，那从前的事，一字也不敢提。鲁编修又说起他请仙这一段故事。两公子不知。鲁编修细说这件事，把《西江月》念了一遍，后来的事逐句讲解出来天二评：此鲁编修新得之于陈和甫者。有此一席话，下出陈和甫便不突。黄评：又将从前事一述，使脉络联贯。又道：“仙乩也古怪，只说道他归降，此后再不判了，还是吉凶未定。”四公子道：“‘几者，动之微，吉之先见。’这就是那扶乩的人一时动乎其机。说是有神仙，又说有灵鬼的，都不相干齐评：确论。天二评：此见四公子确有学问。纪文达云：精神所动，鬼神通之；气机所感，形相兆之。”换过了席，两公子把蘧公孙的诗和他刻的诗话请教，极夸少年美才，鲁编修叹赏了许久，便向两公子问道：“令表侄贵庚？”三公子道：“十七。”鲁编修道：“悬弧之庆[[10]](#footnote-10)，在于何日？天二评：看中了女婿，却喜合婚的又带在身边。三公子转问蘧公孙。公孙道：“小侄是三月十六亥时生的。”鲁编修点了一点头，记在心里。到晚席散，两公子送了客，各自安歇。

又过了数日，蘧公孙辞别回嘉兴去，两公子又留了一日。这日，三公子在内书房写回覆蘧太守的书。才写着，书童进来道：“看门的禀事。”三公子道：“着他进来。”看门的道：“外面有一位先生，要求见二位老爷。”三公子道：“你回他我们不在家，留下了帖罢。”看门的道：“他没有帖子；问着他名姓，也不肯说，只说要面会二位老爷谈谈。”三公子道：“那先生是怎样一个人？”看门的道：“他有五六十岁，头上也戴的是方巾黄评：前在京戴的瓦楞帽。穿的件茧绸直裰，像个斯文人。”三公子惊道：“想是杨执中来了。黄评：此时杨执中可以未来矣，却仍作一曲，亦因写鲁编修，将前文隔断，以下文须写公孙入赘，故趁此处将杨执中一提，又于情理恰合，文字颇费经营。天评略同。忙丢了书子，请出四公子来，告诉他如此这般，似乎杨执中的行径；因叫门上的：“去请在厅上坐，我们就出来会。”看门的应诺去了，请了那人到厅上坐下。两公子出来相见，礼毕，奉坐。那人道：“久仰大名，如雷灌耳，只是无缘，不曾拜识。”三公子道：“先生贵姓，台甫？”那人道：“晚生姓陈，草字和甫天二评：两公子并未闻名，看书者却已熟识。一向在京师行道。昨同翰苑鲁老先生来游贵乡，今得瞻二位老爷丰采。三老爷‘耳白于面，名满天下’[[11]](#footnote-11)天二评：江湖气可厌。见孔氏《谈苑》有僧相欧阳文忠语。平步青评：「耳白于面，名闻天下」见孔氏谈苑。四老爷土星[[12]](#footnote-12)明亮，不日该有加官晋爵之喜。黄评：山人声口逼肖。两公子听罢，才晓得不是杨执中，问道：“先生精于风鉴[[13]](#footnote-13)？”陈和甫道：“卜易、谈星，看相、算命，内科、外科，内丹、外丹[[14]](#footnote-14)，以及请仙判事，扶乩笔箓，晚生都略知道一二天二评：天下骗人之术色色俱全。向在京师，蒙各部院大人及四衙门[[15]](#footnote-15)的老先生请个不歇天二评：三老爷四老爷未请何也。经晚生许过他升迁的，无不神验。不瞒二位老爷说，晚生只是个直言，并不肯阿谀趋奉黄评：偏说如此话。所以这些当道大人，俱蒙相爱齐评：山人得意之笔。天二评：适已领教。前日正同鲁老先生笑说，自离江西，今年到贵省，屈指二十年来，已是走过九省了！”说罢，哈哈大笑天二评：有何可笑。左右捧上茶来吃了。四公子问道：“今番是和鲁老先生同船来的黄评：阅者几疑陈和甫说谎，却又是真。愚弟兄那日在路遇见鲁老先生，在船上盘桓了一日，却不曾会见。”陈和甫道：“那日晚生在二号船上，到晚，才知道二位老爷在彼天二评：将谓因天机不可泄漏，预先回避。这是晚生无缘，迟这几日，才得拜见。”三公子道：“先生言论轩爽，愚兄弟也觉得恨相见之晚。”陈和甫道：“鲁老先生有句话托晚生来面致二位老爷，可借尊斋一话。”两公子道：“最好。”

当下让到书房里。陈和甫举眼四面一看，见院宇深沉，琴书潇洒，说道：“真是‘天上神仙府，人间宰相家’！黄评：胸中不过此二语，确是山人口吻。说毕，将椅子移近跟前道：“鲁老先生有一个令爱，年方及笄，晚生在他府上，是知道的。这位小姐，德性温良，才貌出众，鲁老先生和夫人因无子息，爱如掌上之珠，许多人家求亲，只是不允；昨在尊府会见南昌蘧太爷的公孙，着实爱他才华黄评：非爱其诗才，大约以貌取人，谓必可中了去。所以托晚生来问，可曾毕过姻事？天二评：未必爱其才，特以太守之孙，又少年美貌，谓可必得科第耳。三公子道：“这便是舍表侄，却还不曾毕姻；极承鲁老先生相爱，只不知他这位小姐贵庚多少？年命可相妨碍？”陈和甫笑道：“这个倒不消虑。令表侄八字，鲁老先生在尊府席上已经问明在心里了，到家就是晚生查算黄评：一客不烦二主，用陈和甫正是省笔墨之法。替他两人合婚：小姐少公孙一岁，今年十六岁了，天生一对好夫妻，年、月、日、时，无一不相合天二评：就是性情有些不合。将来福寿绵长，子孙众多，一些也没有破绽的。”四公子向三公子道：“怪道他前日在席间谆谆问表侄生的年月，我道是因甚么，原来那时已有意在那里。齐评：应前无迹。天二评：看书人却已猜着。三公子道：“如此极好。鲁老先生错爱，又蒙陈先生你来作伐，我们即刻写书与家姑丈，择吉央媒到府奉求。”陈和甫作别道：“容日再来请教，今暂告别，回鲁老先生话去。”两公子送过陈和甫，回来将这话说与蘧公孙道：“贤侄既有此事，却且休要就回嘉兴，我们写书与太爷，打发盛从回去取了回音来，再作道理。”蘧公孙依命住下。

家人去了十馀日，领着蘧太守的回书来见两公子道：“太老爷听了这话，甚是欢喜，向小人吩咐说：自己不能远来，这事总央烦二位老爷做主。央媒拜允，一是[[16]](#footnote-16)二位老爷拣择；或娶过去，或招在这里，也是二位老爷斟酌。呈上回书并白银五百两，以为聘礼之用，大相公也不必回家，住在这里办这喜事。太老爷身体是康强的，一切放心。”两公子收了回书、银子，择个吉日，央请陈和甫为媒，这边添上一位媒人，就是牛布黄评：此书妙诀，凡傍衬不添设一人，皆阅者所知，不特前后联络，并省笔墨，然煞费经营。。当日两位月老，齐到娄府，设席款待过，二位坐上轿子，管家持帖，去鲁编修家求亲。鲁编修那里也设席相留，回了允帖，并带了庚帖过来[[17]](#footnote-17)。到第三日，娄府办齐金银珠翠首饰，装蟒[[18]](#footnote-18)刻丝[[19]](#footnote-19)绸缎绫罗衣服，羊酒、果品，共是几十抬，行过礼去。又备了谢媒之礼，陈、牛二位，每位代衣帽银十二两，代果酒银四两，俱各欢喜。两公子就托陈和甫选定花烛之期，陈和甫选在十二月初八日不将[[20]](#footnote-20)大吉天二评：如此对亲、做亲，却也迅速，新郎新娘必然欢喜。送过吉期去。鲁编修说：只得一个女儿，舍不得嫁出门，要蘧公孙入赘。娄府也应允了。

到十二月初八，娄府张灯结彩，先请两位月老吃了一日。黄昏时分，大吹大擂起来。娄府一门官衔灯笼，就有八十多对，添上蘧太守家灯笼，足摆了三四条街，还摆不了天二评：极力排场，正为下文作势。全副执事，又是一班细乐，八对纱灯，——这时天气初晴黄评：记着“天气初晴”。浮云尚不曾退尽，灯上都用绿绸雨帷罩着，—天二评：伏笔，不利市。引着四人大轿，蘧公孙端坐在内。后面四乘轿子，便是娄府两公子、陈和甫、牛布衣，同送公孙入赘。到了鲁宅门口，开门钱[[21]](#footnote-21)送了几封，只见重门洞开，里面一派乐声，迎了出来。四位先下轿进去，两公子穿着公服，两山人也穿着吉服。鲁编修纱帽蟒袍，缎靴金带天二评：细写衣服，为下文张本。迎了出来，揖让升阶；才是一班细乐，八对绛纱灯，引着蘧公孙，纱帽宫袍，簪花披红，低黄评：二字细。进来。到了厅事，先奠了雁[[22]](#footnote-22)，然后拜见鲁编修。编修公奉新婿正面一席坐下天二评：不写参拜天地、夫妻交拜，岂略之邪，抑风俗不同邪？。两公子、两山人和鲁编修，两列相陪。献过三遍茶，摆上酒席，每人一席，共是六席。鲁编修先奉了公孙的席，公孙也回奉了。下面奏着细乐。鲁编修去奉众位的席。蘧公孙偷眼看时，是个旧旧的三间厅古老房子天二评：此梁上老鼠所由来。黄评：百忙中偏有工夫写房子，即用公孙看出，更妙。此时点几十枝大蜡烛，却极其辉煌。

须臾，送定了席，乐声止了。蘧公孙下来告过丈人同二位表叔的席，又和两山人平行了礼，入席坐了。戏子上来参了堂，磕头下去，打动锣鼓，跳了一出“加官”，演了一出“张仙送子”，一出“封赠”[[23]](#footnote-23)。这时下了两天雨才住黄评：又点雨，皆后文钉鞋张本。地下还不甚干天二评：安排跳钉鞋。戏子穿着新靴，都从廊下板上大宽转走了上来。唱完三出头，副末[[24]](#footnote-24)执着戏单上来点戏，才走到蘧公孙席前跪下，恰好侍席的管家，捧上头一碗脍[[25]](#footnote-25)燕窝来上在桌上，管家叫一声“免”，副末立起，呈上戏单。忽然乒乓一声响齐评：天外奇峰。天二评：咦！黄评：奇峰特耸。屋梁上掉下一件东西来，不左不右，不上不下，端端正正掉在燕窝碗里，将碗打翻。那热汤溅了副末一脸，碗里的菜泼了一桌子。定睛看时，原来是一个老鼠从梁上走滑了脚，掉将下来黄评：哪得不绝倒。那老鼠掉在滚热的汤里，吓了一惊，把碗跳翻，爬起就从新郎官身上跳了下去天二评：不特席上的吃惊，连看书的也吃惊，百忙里偏要细细分疏，好整以暇。其实老鼠闻着燕窝汤香，欲抄近路来尝新，却不计汤是滚热的，未免扫兴。把簇新的大红缎补服都弄油了。众人都失了色，忙将这碗撤去，桌子打抹干净，又取一件员领与公孙换了。公孙再三谦让，不肯点戏，商议了半日，点了“三代荣”[[26]](#footnote-26)，副末领单下去。

须臾，酒过数巡，食供两套，厨下捧上汤来。那厨役雇的是个乡下小使，他靸了一双钉鞋天二评：写老鼠先叙事后分疏，写钉鞋先分疏后叙事，行文须有变化。原作者之意，老鼠一节为鲁编修归位张本，亦已不祥矣，以为不足，又更出此一段，比前更觉可笑可怪。见其精神才力之富。黄评：记明钉鞋是�着。捧着六碗粉汤，站在丹墀[[27]](#footnote-27)里尖着眼睛看戏。管家才掇了四碗上去，还有两碗不曾端，他捧着看戏。看到戏场上小旦装出一个妓者，扭扭捏捏的唱，他就看昏了，忘其所以然齐评：真是妙绝之笔。只道粉汤碗已是端完了，把盘子向地下一掀，要倒那盘子里的汤脚，却叮当一声响，把两个碗和粉汤都打碎在地下。他一时慌了，弯下腰去抓那粉汤黄评：妙在想“抓”，已令人笑。又被两个狗争着，咂嘴弄舌的，来抢那地下的粉汤吃，他怒从心上起，使尽平生气力黄评：非怒不用力。跷起一只脚来踢去，不想那狗倒不曾踢着，力太用猛了，把一只钉鞋踢脱了，踢起有丈把高。陈和甫坐在左边的第一席，席上上了两盘点心—天二评：此下当接钉鞋矣，却细写点心粉汤，盖陈和甫在第四席，粉汤正待到嘴而乌黑东西自天而下，蛔虫亦大受一惊。一盘猪肉心的烧卖，一盘鹅油白糖蒸的饺儿，热烘烘摆在面前，又是一大深碗索粉八宝攒汤，正待举起箸来到嘴黄评：却细写粉汤点心，好整以暇，正为钉鞋生色也，得不笑杀。忽然席口一个乌黑的东西的溜溜的滚了来齐评：阅至此，虽欲不笑，不可得已。天二评：咦，传奇每写斗法时祭起一件法宝如何利害，却无此好看。乒乓一声，把两盘点心打的稀烂，陈和甫吓了一惊，慌立起来，衣袖又把粉汤碗招翻，泼了一桌天二评：梁上老鼠，小使钉鞋，山人衣袖，皆寻常之物，一经点缀，便觉光怪陆离，千古如见。满坐上都觉得诧异。鲁编修自觉得此事不甚吉利天二评：《宋书・刘敬宣传》尝夜与僚佐宴集，有投一芒�肿咕葱�食盘上，寻为司马道秀所杀。变异之来诚有之。平步青评：钉鞋一段本《宋书・刘敬宣传》。懊恼了一回，又不好说；随即悄悄叫管家到跟前骂了几句，说：“你们都做甚么？却叫这样人捧盘，可恶之极！过了喜事，一个个都要重责！”乱着，戏子正本做完天二评：老鼠钉鞋两出尽可下酒，何必看戏。众家人掌了花烛，把蘧公孙送进新房；厅上众客换席看戏，直到天明才散。

次日，蘧公孙上厅谢亲，设席饮酒。席终，归到新房里，重新摆酒，夫妻举案齐眉天二评：奠雁之后并未交拜吃酒，看戏后便送进新房，不知是乡风如此，抑作者着意老鼠钉鞋两事，忘却正面文章耶？毛大可《婚礼辨正》云：幼儿观邻人娶妇，妇至，不谒庙不拜舅姑，牵妇入于房，合卺而就枕席焉。然则外间有此礼，故牛浦郎传云“明早拜堂”。黄评：“举案”二字不知作何解。此时鲁小姐卸了浓装，换几件雅淡衣服，蘧公孙举眼细看，真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黄评：赞小姐之美，还他小说俗套者，以无关正文，若细写便是浪费笔墨。三四个丫鬟养娘，轮流侍奉，又有两个贴身侍女——一个叫做采，一个叫做双红天二评：双红自有文章在后，采苹陪客，此处早已伏笔。都是袅娜轻盈，十分颜色。此时蘧公孙恍如身游阆苑蓬莱，巫山洛浦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闺阁继家声，有若名师之教；草茅隐贤士，又招好客之踪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【卧评】 　　 此篇文字要与严二相公娶亲对看，乃觉一处锦铺绣列，一处酸气逼人。 　　 两公子一片求贤访道之盛心，被鲁编修兜头一瓢冷水，真有并剪哀梨之妙。却又能画出编修惟以资格论人，开口便是“敝衙门”俗套，可谓双管齐下矣。四公子云：“究竟也是个俗气不过的人”，又被一语道破也。 　　 吉期饮宴时忽然生出两件奇事，是埋伏后文编修将病而死，所以点明“编修自觉此事不甚吉利”。但阅者至此，惟觉峰飞天外，绝倒之不暇，亦不足寻味其中线索之妙。

1. 差事——这里指的是翰林的差事，就是派出去做主考、副主考或学政。主考、副主考到外省主乡试，地方官要送他公费、程仪；学政到各地主院试，州、县要送他棚规，此外还可舞弊出卖举人、秀才。所以下文又说：“肥美的差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为甚么不中了去——就是说为甚么不中了举去。醉心科举的人只承认中举人、中进士是正途，别的出身，他们是瞧不起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会试总裁——会试主考官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谢宾客——讳言别人的死亡，而只说他是不见客了。这是古代士大夫常用于交际中的一种隐语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谈言微中——说话巧妙，恰中事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蟒衣——缎地绣龙（蟒）袍子，以蟒多为贵。一般称为“蟒袍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神主——上写死人名字，作为灵魂依附的木制牌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捕获——“获”，在本书里有时是当做“拿”讲，“捕获”就是捕拿。第五十回台州府牌票上的“缉获”，也是说缉拿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尤把他罪状的狠——更把他的罪行看得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悬弧之庆——指男子的生日庆祝。古代风俗重武，家里生了男孩，便挂一张弓（弧）在门首，后来就把男子生日叫做“悬弧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“耳白于面，名满天下”——迷信的相法上，以为耳朵比脸白是一种贵相，合居高位，享大名；宋朝有个和尚就拿这两句话恭维过欧阳修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土星——星相书上的名词，指人的鼻子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风鉴——指相术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内丹、外丹——道家迷信的说法，炼丹服食，可以长生；用自己的精气炼是“内丹”，用丹砂等类的矿物炼是“外丹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四衙门——就是指的翰林院、詹事府、六科及各道（监察御史）。明朝习惯语里的“四衙门”，则有吏部而没有詹事府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一是——一凭，一概由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回了允帖，并带了庚帖过来——旧日婚礼：女家回给男家允许结为婚姻的帖子，叫做“允帖”；写有女子的年庚八字的帖子，作为决定的凭证的，叫做“庚帖”。下面说到的“娄府办齐……几十抬，行过礼去”，叫“过大礼”，就是古语“纳征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装蟒——“装”指装花缎，即妆缎；“蟒”指蟒缎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刻丝——一种以色丝和杂线缀成图案的丝织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0. 不将——星相书上的名词，指某一个适当选择，凡事皆宜的日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0)
21. 开门钱——女家临时索取，作为放喜轿进门的条件的喜钱。旧日婚俗，以为这样的需索是吉利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1)
22. 奠雁——古时把雁当作爱情不二的征象，结婚时有献雁的仪式，“奠雁”就是献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2)
23. “封赠”——明人戏曲《金印记》里的一出，演苏秦六国封相的故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3)
24. 副末——戏曲中角色名称。旧式戏班里，“开场”和类似事务性的一些事情，多归副末担任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4)
25. 脍——这里是当作烩字用。第十九回同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5)
26. “三代荣”——明人戏曲《百顺记》的另一名称，演宋人王曾中状元、任高职，子又中武状元、立边功、封三代的故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6)
27. 丹墀——宫殿阶前地，叫丹墀，这里指的是天井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7)